

華容縣志卷十四上

藝文志 文賦

文

縣署記

黃照

華容縣舊治在隋所城城中前此幾甲子誰為令東徙南安港濱厥後水患火災驚擾今太守比曹朱公顯之昔為令議復為上官所格而寢照至湖漲吏曰調夫禦藩破吏曰斂材葺夜風民廬延燒將往救吏曰請舟行恐茅茨將自及且地卑積潦棟撓植腐勢不可久邑豪許蘭輩四十

華容志卷十四上

文

餘人協構工材願復故城曰地燥城堅可息調斂立井邑遠火災惟大夫之意照乃請而遷之斯民之知尊其令而宅之安處令尊則朝廷之體尊矣今著其名氏於左志民善也時至和元年秋八月



章華臺記

胡縉

案史記楚靈王七年章華臺成杜預註云南郡華容縣臺在城內蓋古建縣水北自隋徙於水南以此觀之所謂章華臺於斯焉是杜公之言豈欺我哉而荊州監利縣亦有是名無所依據當以史爲證也予到官之明年因與二三士考古訪跡得故基於篁竹藜棘之間而垣塹猶在際天勝地可爲一邑之望士請築爲壯觀以增河山之色予辭縣帑空虛丁力不可役也士則又曰願無煩於公家我輩各以耘耨餘力而治之於是有張左林者以石柱獻張雄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

飛者以檣棟來李造巖萃張逢吉陳謨李承祖蔡世南各使其庄賓鍾夫鳥集雁到芟除荒穢洗理松竹越月而告成遠目增明靈襟虛豁如時雨生嘉禾雲烟消旭亭勢並於木杪湖光遠漾天涯樵簑漁艇邑屋林若宛入圖畫風雲百變景象幽妍直區中之偉觀楚地之雄瞻者也是爲記乾光六年三月

僉事李冕修學記

李東陽

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明洪武初始遷於其北基
構宏麗久乃寢圯天順間知縣許傑嘗修廟庭備祭器有
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己亥湖廣按察司僉事李公行部至
縣詢於知縣鮑德暨教諭顏信訓導習善知學久不治慨
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吾民乃取贏於官得白金數百兩
命府知事吳正董其役凡門廡堂室以楹計者數十瓦甃
木石髹綵丹堊剔朽除穢易爲堅完煥然大新觀者改視
聞者易聽以爲盛舉兵部尙書劉君時雍屬予爲記予惟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

華容文獻地多奇材偉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屬方今
聖天子渴賢圖治有司又振而承之興學明教亦進德修
業之幾也公蜀人暨予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
臬嘗預立邊功救荒除盜鋤強植懦有功吾民蓋不獨於
學政爲然故并書之

鹿角山庵記

劉大夏

華容自石龍山迤邐而北十餘里有山曰鹿角予未第時嘗過其下望其上有兩峰如髻心竊慕之意其間必有佳境恨未獲一登臨而去已歷仕途五十餘年每遇懷鄉思歸之際未嘗不往來於懷正德間羣奸既去予幸自肅州生還鄉里有楊齋公者平生鯁居寡欲一日謁予於東山草堂問其居則云同二僧結茅庵於鹿角種薑栽芋以圖衣食將終食焉其言觸予夙興因詰其山之詳告予曰山上有二峯對峙中平地數武疑昔人隱居遺址遂約二僧

華容志

卷十四

文

四

結茅於其間山後有湖包其三面湖外羣山聳秀環於東南長江如帶遶於西北每遇天色晴霽山明水麗縱目一顧恍然似與塵世別余聞之感而歎曰人生多慾則勞寡慾則逸予雖性僻愛山而牽於功名之欲奔走四方南越衡嶽歷五嶺北極雲中登恆山壯時理馬政修河漕三登秦岱之顛晚年西謫過六盤度秦嶺直抵醴泉望玉門關而還蚤年愛一鹿角山而竟爲他人所擅多欲之累一至於此况敢妄希聖賢門戶耶今老矣不能登山以賞夙契爰記其始末畀楊氏子歸揭於菴之壁用謝其山靈云爾

捐置書院膏火田記

宗 需

江東別爲沱沱水泱泱其流孔長宜其文瀾之趨於汪洋也乃古人所遺徽音棲遲誠大路之有餘師胡好尚之日卑將下里糴而陽春希焉是能不傷昔是而今非也辛未之春予以進士改爲令奉檄來華驅車涖止爰采風土鄉老爲予言昔有劉公居山之東讀書於龍峯是華之遺忠同時而學有黎公冠天下爲名元是華之儒宗今之書院猶存名其中惟斯人亡而斯邑空公今來茲其有適從惟秀民先於農工其宜正圭臬以勵之則先型賴以復振後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

人知所興起而庶幾比戶之可封乎予慨然曰美哉斯言難乎尙矣夫氓之有士猶葑蘿之依灌栲也士之有學猶灌栲之茂芽孽也學之有教猶芽孽之待滋息也一日而疎則頽然以枯一節之間則截然以斷非有從而藏且修焉奚自薪且禱乎况乎羸缺無等或相什百擡笈而至將恐不及使無末光之可依烏能矻矻以斷日縱華譽之奮騰奈屯膏之莫給世其安藉此君子與而誰爲之樂育予時甫臨適舍書院遂稽文史攷其所以教士與所以飲士之不足者方期旦夕興發因與治書院之職事者相爲諮

度之則皆曰書院之設於今垂數十年百畝之田本窮而
枝不繁今歲益以罰鍰亦等夫一簣之所捐每時暴而時
寒由歲荒而業荒前之教者又以幕僚兼食其脯乃裹弟
子之足而更虛夫子之堂如今年秋禾歉於場嗟力有畫
而藝不成願長人者示厥周行余又慨然言之曰師所以
輔翼教化薰陶德造望與任均重而乃因病於奉師卒失
教教且廢前乎此者顧但爲借箸以謀師而置士之貧於
不知聞之可勝太息而歔歔耶會將改歲集童冠而與之
語予於明年將以長者之道作爾先生以其束帛束修之

供增田數町以補爾膏油之乏困俾無齟齬而囊螢余在
斯土始終爲爾經營爾曹勉旃毋負予心士傾聽之式歌
且舞父母師保厚德載我以此恩推勞民維煦是大有造
於今茲而敢不履乎規矩余見士欣余汗余顏盡心焉耳
遑云國士之恩望從此開雲雷以經綸探道德之籬藩昕
夕弗休切磋相觀志斯不歧宅斯旣安將循沱之涯而溯
江濬放乎四海以訖河源爾時桃李爛盈吾門式企嗣音
念基始其勿諛嘉慶甲戌春總沱江書院歲入之餘留以
敬先生者量置膏火田三區志澮畎於石遂補余意爲記

知縣田大年修城碑記

吳國倫

華容令田君成華容城且三年其邑人孫兆孺走千里謁予爲記其事且曰邑士人之德君也不徒以其成城也兆孺予故人令又治行高等爲鄰城所竊慕因受狀記之案華容古孱陵地在巴邱之西稱巖邑逮入明朝尤多鼎甲世族然以其濱洞庭也一二長吏闇於行水而諱言防民邑用坐困焉往予經行其野野人患潦莫知所徙入其市市人患盜莫知所匿岌岌乎眉可察矣因勞之曰潦不可隄而殺盜不可城而拒耶曰救患非難顧得賢長吏難耳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七

今觀兆孺所稱述田君不誠賢長吏哉夫田君旣平其政使民有餘力治隄疏溝洫潦不能災而耕者盈野矣乃獨四顧其城郭蕭然如野則閔焉私憂之豈其暴民於路而稱百里長若乃惜一日之經費而避始事名將委土可以限內外乎於是聚邑長老而與之圖事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然役吾瘠民以高堅吾城是爲患非救患也今計緡於官因工於傭二三長老分堞而董之惰勤疾徐惟爾堅瑕惟爾不佞百里長得以行城之法從其後長老得無以爲厲乎長老曰此爲吾屬計長遠也何止無厲謹

受命邑故孔道冠蓋絡繹歲藉丁夫爲徒御凡幾百往往
乾沒於胥吏而邑令倅尉因得分輿皂之食而藉餘夫代
之其後夫不勝役又從民間調發役益繁民益患苦無已
田君悉發其弊一日而得餘夫金二百餘屬邑長老爲經
營資又勅民兵若干人曰民兵者因民而兵爲保障設也
今率棄戈矛而營縣牒以自利是豢之使噬吾民也何以
兵爲夫保障莫急於設險城功之興非若輩出力而誰乎
於是手畫而面驅之陶者治者薪者負土而轉石運甃而
堊塗者林林登登皆兵也皆自相踐更爲之未數月城成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八

高三仞厚三之一廣千丈有奇爲門五而警舍倍之樓櫓
千堞巋然一新邑士人扶老攜幼覩而駭焉曾不知其役
之興而成之若是易也田君其神君乎顧一年成城三年
紀績何居兆孺曰邑故土城創自宋而元人易之以石今
惟扯存耳父老相傳成化以來增修之矣王者弗善費輒
溢千金役民夫不可勝算然杵未及息而弛者不止一隅
城何可恃也乃田君不下堂而置百堵於掌淫雨不能攻
潢潦不能齧亡命揭竿之徒望而消其邪心必三年而干
百年無恙可知也邑士人之德君蓋深矣夫然後紀然豈

徒邑士人之心安哉吳子嘗聞之治天下去其害治者而
治興矣又曰善爲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夫田君去
其邑兩大害而新一城且以結士人之心無泯滅時其明
於樹德遠怨哉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九

分守梁雲龍知縣王緒修隄碑記

孫羽侯

華容古雲夢澤人民舟居潭戶無常產其地有赤汝湖夏水湧水滄水而又沅澧資湘澹涉與諸水吐納汲引縈迴浸灌注爲五渚會爲三江固江湖間一大滙也僞漢時據土儲備以十萬數彭蠡之敗連舳艫下遂視爲壤賦民不堪矣知縣張瓚何宏陳宗憲王溥李整先後奏請得減至二萬石有奇履畝而稅以其餘畀軍人當時軍人右也割其腴者民莫之亢西鄙蕭然溝中之瘠可指也成祖十年邑人以水決四十六垸請命發旁郡邑民修之至睿皇帝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

時知縣楊燧復爲請得報可出內帑若干金遣工部員外郎王士華湖廣右布政使蹇賢卽其地畫爲四十八垸越數載績成士華入爲儀制郎賢遂留華容家焉小民因仍人自爲守得增至百餘區湖地腴畝收歲一鐘閭閻殷實民出粟實塞下佐縣官費授爵一級表宅里而賢者亦斌斌興於文學稱仕國故先正侍郎程公萬里王公儼都御史蕭公一中叅政嚴公永濬知府魏公廷楫嚴公永灌張公守約謝公上箴皆西鄙人也賢書亦歲不乏嘉靖之季圯矣至隆慶間寢廢而又會料田令下弁若蠶奸人若蠹

侵牟隱射恣心計以其重移西鄙西鄙田至畝稅七升其澤鹵地亦四升有奇而民益死徙數十里無雞犬聲歲庚子水大至遂汎濫決裂莫可集都御史梁公雲龍始以右布政鎮荆澧躬臨決隄療厥身念莫可與計事者越一歲知縣王君緒至馳視四野走汙萊不忍朝食則日馳而赴郡國百拜爲民請命梁公曰隄吾志也爾能行吾志吾爲爾請金粟濟爾事時御史應公朝卿行縣道出西鄙行沮洳中不勝感亟移書都御史趙公可懷而左布政使薛公三才兵備副使徐公堯莘僉事周公應中咸惻然繼爲請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一

下岳郡守酌議有成畫都御史遂各出贖鍰若干金移旁郡邑粟若干石梁公薛公徐公周公各蠲贖錢若干供億數百緡屯鹽副使鄧公原岳亦蠲常祿若干郡守徐公時進霍公蓋臣通判黃公如金推官吳公啟蒙亦各出其羨若干助隄費而巴陵知縣徐公自強暨澧平江臨湘石門慈利咸有所附益先後至王君亦自出其祿入若干歲贖又若干民得受食力其所自有而因以召集饑者藉其力共事民忻然荷畚耜往以簣程土以日程食媮惰者無所置尼兼并者不得染指梁公又不時行縣徧察之徐公周

公亦踵至民皆鼓舞喜操作叅政公之裔孫曰嚴佐銘者
始建議合諸垸曰合則力眾力眾則易集事於是自邑以
西起新堰距龔湖毛家爲垸一十有二延袤數十百丈爲
隄一高若干丈厚如之隄足倍曰永固垸又自邑稍南曰
劉城左陂桃樹爲垸一十有九又循湖墾地絕湖水加築
爲隄一曰新興垸又自西至南曰吳清陳家垸凡一十有
一其西北大隄曰安津蔡田次菱圻濤湖垸凡九又渡邑
河而東曰黃蓬薛家垸凡五又東北曰紙坊上吳垸凡二
而最近城者官垸即宋黃封隄連亘及蔡田官亭民舍在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二

焉諸垸星布綦列包絡凡若干里高若干丈厚若干隄足
若干所容民田不下數千餘頃歲收稻麥粟不下數百千
石民室廬墳墓亦不下數百千以典史劉坦訓導吳權才
敏則曰使巡隄上咸懍懍承上指不訖富若威圖永久以
有成績數十里版築相望皆沃野竄徙者復蕩析者定
民乃始有安宇歲比登租調不時誦歲癸卯西鄙遂有應
鄉舉者則天與人之相感豈偶然哉先是每一歲隄決有
司亦數數請上官檄出金粟鳩工力而狃習故常恣隱實
冒公家廩匿丁壯不出機智儉人夤爲利藪而又宣洩無

策墾及填淤一遇亢暘競營私竇又或苟目前不旁及首
官垵次安津蔡田西鄙諸隄委之魚鱉歲久蕪沒鞠爲茂
草所爲隄之害豈獨洪水微梁公之首事諸監巡郡大夫
之協心王尹之不遺力民其魚乎乃相與刻石隄上知功
之所以大其詞曰洪流瀉汗游波磐礪汲引鯨鯢摧撼林
谷豁若天開蛟龍疊躍水維蕩然慮殫爲壑疇恣俾乂乃
命司空方伯相宅百堵其同稻人嘉穀歲用屢豐百年崇
祀嗟哉僛功稼圃爲墟渚宮爲沼上窟下巢鳧苾蘆蓼後
我后來迨茲昏曉屢出堂皇謀用不撓郡公道合乃底績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三

成流輪轉粟以業遺氓靡勞弗逸靡險弗平環隄虹偃決
莽雲耕曰若文命實勤溝洫疇假菑畚疇貽黍稷秉心塞
淵爲民作極金隄不潰貞珉不泐

郡侯陸公去思碑記

孫宜

嘉靖二十三年岳州大旱華容尤甚於是山岳不雲川湖罔澤三時既違百穀斯絕邑之民穉僵飴斃羸僕壯移殍靡華賤啼兼子遺父貨其子夫鬻其妻視其室則棖梲聖甌几榻衾繻雞犬猥兔旣釜盤盂無不轉易求一食者於是里接廢堵村餘敗牆蓬蒿夜風骷骸朝霜四郊之墟虎豺隊行二三長老有言茲毒也成化宏治以前未數見者蓋異數云是時嘉興簣齋陸公邨爲岳州府知府迺履邑巡畛督檄告凶剖折羣咻裁斷已衷帑罄積財倉無留鍾

華容志卷十四上

文

十四

集其民鮒者穉者壯者弱者遺者徙者任賢使能別遠甄邇量急揣緩分金出粟賑焉計其田蕪者則預爲厝畫牛種俾咸播耨於是道還窟踵廬有生色啼饑罕聞委壑稀值畝疆多開種稔半息次年夏復旱公復履其地如其政行之二年而所活數萬人於是監察伊公上公之績於朝詔陟公京四品以勸未幾公入爲太僕少卿邑之人思公弗置也相率爲去思碑學宮傍不月而告成

田邑侯祠記

孫斯億

公善政多矣而概歸諸靜故五年之間犬不夜吠民不畏吏市賈平直園扉空虛徵輸惟正是費符牒鮮下村廬闐闐不睹桁楊繯校寂如也乃其卽蕪課寓賑上下以充卽丁夫民兵繕城民不知勞士類通處勤教聽微決疑迅發減贖提闕學校帑庾置郵類表出諸郡邑上其最難處者邑故有鼎岳戍兵咸仰給縣官又屯壤交錯軍將多縱悍不法公待之不假辭色儲待芻粟按時與之卒致感悅蓋當是時所私憾於公或胥吏徒隸一二耳乃今竟免愆辜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五

廉貪正滯舉歸長厚其思公不同齊民哉所可惜者朝廷下令料田後公召司諫垣時繼以憤憤撓於勢巖黠胥奸民驕將悍卒乘之疆畛版冊滋弊爲天下最遂遺邑無窮之害民於此思公益倍矣公之行也民立生祠祀公留衣冠城上經數載郡監南海胡公署縣事新焉予以吏民之意略述爲記而友人白君首倡鏤之

王邑侯祠記

孫羽侯

華容濱湖而邑野擅剪廢之曰舊矣蘧廬者營若民而民始困媮窳者越視水維維以緩民益因武健者理繭絲以劊艾民輕以徂亡而邑與民俱蓋維昔西蜀田侯以高第淹此吏治蒸蒸最六期晉夕郎以去民以享其利去而奉嘗者如一日邑之桐鄉其令自田侯始越二十年而又得我王侯王侯以辛丑至先是庚子歲大浸將將如山井邑爲沼田野甌脫而又以郎州槃瓠之役徵發顧山錢斂丁壯以服輓輅無所牟衣食民始囂然侯甫至馳之野環視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六

皆水也拊循子遺招來轉徙星而視事步而雲出舍離鄉亭稀有安居部使者督課劇米粟不夙備課幾殿侯益緩敲樸令民得自便斯易以集事而民益咯咯相讓曰負負也牛車負擔擔繼屬不絕而倪寬之課更最寺人鍾官飛而食人權間架不登侯即捐祿入爲民請緩旦夕郡大夫惻然爲請去其籍及鄰近邑咸被之矣會且料民按籍較戶口不得匿奇羨射隱者無所寄且日集父老而諭之吾不忍而圯而濳而處維而後有田不維何以果腹不維何以亟公家昔之維嘗密矣不時時提闕則圯則亟謁諸郡守

百拜爲民請命郡大夫直指監司雅信侯發廩粟移勞郡
邑羨糶至民得受食忻然荷畚鍤程工而百堵興矣侯居
常都布衲衣蒜果一筒意於於焉不以一卮豆賦民時日
暴露具糶膠從民以半菽進御之瞿然若不忍咽者亦不
喜飾厨傳輶軒使者泊臺史至尋常折俎外無所加享曰
吾稱吾邑不忍以民力徼善事長官譽也始田侯蒞此治
常勤敏偵空舍中少年語烏攫其肉庭鶴不驚民頌之爲
神君而侯一易之以寬居六年蒲鞭集事未嘗輕譴訶人
小民以利害告當食吐哺介馬而馳沮洳緩徵省役與民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七

平衡凡侯所爲民計不啻其家則釜魚塵甑其漢史雲之
遺乎夫有萊蕪之操而後可責以潁川之治侯直古廉平
吏也今之夏六月霪雨浹旬不休陽侯介馬視庚子如武
城中外蕩爲壑溝中之瘠可掬也侯爲之不舉曰垂涕而
濡沫之民亦忍須臾以爲有慈母在無何而京兆之命下
矣而不能使侯以終此志也則何武之思深矣惟是邑父
老計以侯治行勒之貞珉而建屋於里亭之旁所以奉嘗
者如田君

邑侯張襲賢去思碑記

馮天馭

華容令自宋胡紹元李有外無聞焉明興敦尚吏治循良輩出周應規死事於永樂陳忠獻免稅於洪熙白整顯名於宣德楊燧永譽於正統陳鉞肇祀成化之始梁澤殷譽宏治之初嘉靖間則二張興焉夫南陵張真亢潔坦毅以進士高第官止幕職可悲已乃光州之張固中原孝子也孤貧奉母壯爲養圖獨行苦節薪俸所入行役斯耗公遊屢出門閭損心號寒啼饑躬耕弗逮浩然以歸其黔婁之心陶潛之行乎且以伐木染疾馴致棄官清名方隆年纔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八

強仕厥施未究隱約早沈敝簞褸衣蕭然行李斯其人之品高又非前諸公所及者所謂廉頑立懦非耶

申詳加餉疾苦文

明知縣 戴文選

爲水國極傷積年逐逋懇乞俯從未議復餉舊額以續甓命事竊照華邑四面環流襟帶雲夢赤沙湖當其南大江繞其北洞庭西曳其尾兼以夏水湧水滄水浸灌其中而湘水澧水吐納其外注爲五渚會爲三江誠岳陽一大漚也民不堪命網罟其業舟艇其家者十有七八卽有原隰餘壤隄防可恃之處一當巴蜀洪濤調弦口決諸垸頓頽則城市皆鼓楫維航之所而閭里盡游鱗泳介之塲可勝道哉明初稅糧每畝科派三斗五升積至十萬餘石民皆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十九

逃竄其洪潦不及處遂爲屯軍耕去今悉爲軍產矣知縣張瓚何寵疏蠲其半減科一斗七升然視他邑尙倍民仍不堪永樂初知縣陳忠獻遣耆老尹子文叩闕報可所蠲三萬餘石減科一斗零四合稅止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五石萬厯年間知縣王緒請於撫院梁奏免荒糧一千二百有奇迄今尙有鱗潛二區澄工合工張江無廢等垸之荒糧與懸甲米官課米不合總米之荒糧不下五千餘石也明初編戶原釐七十有六里浸假而賦重差繁支持不起田去糧存家傾戶絕自永樂裁爲十九里嘉靖定十八坊

都萬曆三十九年裁爲十五而今且併十五而十二里矣
揆厥所自華民命脈一惟隄垸是賴而隄垸六十八所其
修築故難言也永樂十年水決四十八垸民以爲請命發
旁邑民併力協修正統年間復決知縣楊燧復請乃遣工
部王藩司蹇駐節專修築隄堯石民賴以安嘉靖乙未辛
丑歲城內行舟萬曆十五年知縣孫春芳請金再修三十
年知縣王緒請發旁邑粟四千九百四十石金錢二千九
百四十兩大加修築三十年守道王命主簿田世科督修
發帑金七百五十兩穀一千石三十七年知縣李雲階又

請發銀六百兩蓋無一年不請修無一年不請發也今隄
已半傾而前任知縣夏光裕請發一千金盡付波濤後遂
不敢以分毫仰請公帑而隄垸決嚙幾盡矣垸廢而田隨
荒田荒而賦無出故屢年京邊正供逋欠數萬去歲蒙餉
院邱守道徐牌行議處而前任行迫未遑報命復蒙撫院
薛題開災傷部院葉裁捐餉銀六百兩然而餘欠尙多徵
輸匪易民剝骨而不能輸官掣肘而莫能措亦付之無可
如何耳卑職蒞任凡三閱月而告災傷告賑濟告崩瀉告
荒蕪者疊紙如蝟及循行災地而環而泣遮而訴指道殣

而悲暴露數廬舍而實逃亡者擁聚馬首幾不能前蓋因舊年水洩之殃十倍往歲夏初初秋半載稽天窪下之區汪洋絕粒間存依阜殘苗則又傷於碩鼠以致鳩鵲不堪之民呼天號地所俛首而再三哀鳴者惟有減餉一事或可少緩須臾也夫遼餉奉例加派普率攸同華民誰民敢嘵嘵以徼蠲哉惟是先以照畝起科則應派銀五千三百餘兩後以照糧加派則該七千三百二十三兩矣照畝雖云稍廉而華邑之畝何畝也襍種耕耘之地皆波臣盤踞之所照糧雖屬通行而華邑之糧何糧也顆粒錙銖之入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一

皆魚龍吐唾之餘即今照畝定額而田無寸草又空留水後之泥濘乃今隨糧起派而雪上加霜實盡民間之膏血自遼餉加派以來十未完三欠至二萬四千有奇鬻妻耶有棄夫之婦變產耶無受產之主敲撲愈煩催科愈拙華民獨無良哉而竟以七尺之軀甘冒三尺而不顧也蓋地屬沮洳業無常種種無常收平蕪衰草盡屬不毛即終歲力作之塲不當馮夷一日之怒救口不贍其何能國故耕斯土者十歲而無一歲之收官斯地者百人而無一人之陟是官與民交病而情與勢兩窮全楚百州縣無如華之

可爲太息而痛哭流淚者也前此餉徵照畝尙多積負當此有瘡待醫無肉可剗之日而欲照糧取盈恐非嚴刑而置之死所則實建鼓以驅之流亡萬一啼饑號寒之眾變爲揭竿斬木之徒剛而不能柔強而不能制牧民之謂何而罪將安贖也卑職竊叨五斗起自一經品才既無可取人地未必相宜卽有一片熱腸難邀上臺青眼然嘗伏而思之當脫巾求糧之日而不能効涓滴於庚癸之呼則負在上當半菽不飽之時而不能借末光於逃亡之照則負在下當上下交責之會而不能代民之請以請之上邀上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之賜以賜之下則負在職至職不稱而重則褫削輕則參罰以筮仕數月之庸材責以數年不了之職長與數萬不完之逋欠卽有神輸鬼運之術點鐵化金之手必不能益於多寡之成數實於指摘之功令也只得仰籲台憲大垂日照大擴天仁念此一方未死之餓殍而撫存之齒爲裁度照畝派徵庶國受實輸民留殘喘

華容縣水利議

陳仕元

楚東諸郡水弗可隄利在疏通西諸郡隄斯利焉考漢史河水一石泥六斗江水一石泥數斗漢水之泥不啻是蓋漢最濁易淤匪疏滌之則散漫矣東諸郡固漢濱也雲夢二澤後世散爲邑居以夏書考之夢高於雲西諸郡豈夢澤也禹貢九江孔殷沱潛旣道今詳水經水道澧水中華容會赤沙湖沅水當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觀之華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水較漢稍清不異於澧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邑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三

東之湍悍稍紆邑西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華容注之洞庭弗啻繞其東北耳唐宋間邑西寂無民居范晦叔岳陽風土記謂華民多舟居常產卽湖地建寧南隄決卽被水患建寧今石首南隄今之調弦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中遷縣築隄僅可障官署隄之外皆棄之魚鼈宣德間吏乘舟入縣署正統初知縣楊燧以爲請天子遣工部王士華布政蹇賢奉勅駐邑中相便宜築隄四十有七并縣隄爲四十八坑其後土人往往擇少高地築之坑遂百餘區最巨者安津

蔡田官垸延袤各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隄卽衝決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每垸擇一二入爲圩長十餘人爲小甲厥後有司視爲賂階圩長借爲賢府而於隄之堅脆弗問也昔宋熙寧初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疏以爲遣使察農必大繁擾吏卒所過雞犬一空予邑修垸之弊何以異此邇來江陵諸隄悉潰江水散流潛沔嘉靖庚申枝江隄決水奔黃山鹿湖漫流邑之西鄙故邑河勢殺不然幾以城市爲壑也宋史閩越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四

入海故不爲災然此可行於浙西耳華邑垸民心殊力惰少旱則決隄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釜蒙罔今之計莫若督民於垸中鑿陂而嚴禁防謹蓄洩乃安津蔡田田家諸湖洪武中革稅弛之民溉田正德中知縣李文泮取課名爲水面錢今漸增幾百金者一切裁之正德間都御史吳廷舉奉勅賑荒萃民修垸因而食之由是諸垸幾復章華之舊嘉靖間知府陸邛復發郡粟增修而知縣趙占亦襲文泮故事是以訖無成功予又見垸民往往於垸外水濱懇田植稻謂之湖田湖田無稅額三載一熟熟則倍獲

厚利此所謂渴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
水之地者也夫隄防起於戰國圩田湖田起於宋政和以
來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垸尙在興廢之間矧垸
外乎然有洞庭爲之瀦亦不至大害若紹興所議修圩守
明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於調弦開塞之議雖靡成說
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即欲
塞之莫能也善爲水者因時補救可耳

華容田賦文

邑侯 王國祐

華容以最下之田納最上之賦衛田之隄工尙須百倍於他方重賦之新增斷難稍加於此日例有可引情有可原不得不爲備陳始末也華邑古雲夢澤春夏水漲淼淼洞庭湖也自宋中葉始建議築隄捍水爲民田乃有耕種之事元末爲陳友諒逋逃藪明祖積怒加賦獨重每上田有三斗五升之糧維時民皆散亡有額無徵縣令上請減爲一斗七升至永樂時耆民叩闕條陳減爲一斗一升四合兼發鄰邑民夫修築隄塹以衛田賦民乃稍安正統時遣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六

部郎同右藩查勘隄垸大加培築數年乃成維時監利江陵有九穴十三口分江水之北流且石首濱江有陳公隄障於華北爲華害者惟洞庭泛漲耳嘉靖初以水逼獻陵將九穴十三口盡行堵塞水併一流而陳公隄漸亦傾圮於是華邑直砥江流始江湖兩害矣隆萬之間築隄一事或發帑金或那官穀或方伯親臨或監司督理然屢修屢潰文獻可徵本朝定鼎之初上田定爲一斗一升八合蓋因舊而加湖以南無此重額也中田七升二合則與巴陵平江石門之上田等下田四升一合則與臨湘安鄉監利

之上田等當時止因仍明額亦不問其何因獨重也然而國初之糧止四千三百餘石耳順治八年縣令方躍龍估報增糧三千餘石民怨沸騰十二年里民唐孟侯等叩閭陳告減額定爲五千八百餘石至康熙四年通行大丈彼時一遵定章未敢議增康熙二十一至二十四等年縣令徐元禹奉文招民開荒數年之後田亦漸墾故於三十年丈量有條餉三千七百餘兩之加彼時縣令曹鼎新不過遵奉上憲以增賦爲念不及下念民艱以致派額過重之田賠累不及訴逃亡者盈千累百幸於三十九年復丈又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七

有水鄉新墾四百餘頃之田縣令尹復以此田實係低窪難入上申下科則詳請作一升八合起科派條銀七百餘兩抵減前丈重則之田蓋以復丈奉有明旨止以有餘補不足于原額無虧而已迨四十六年以後因田畝荒缺甚多清查荒田縣令詹天俊以此四百餘頃未入報墾之冊又未可混入荒數爰詳請仍照民便作一升八合抵補重則乃四十九年具題部議以四百餘頃既係低窪仍作一升八合起科但另自陞科不准抵減三十年重則之田是於三十年丈量之外又增條銀七百餘兩矣於是合邑士

民連篇累牘晝夜環呼縣令楊王發屢次痛切詳請豁除未蒙允題厥後集士民公議謂重則必不可加而加賦又必不可免遂議於合縣之糧每石增額七升通派加徵譬之大病疲極之人不以藥餌將息復強之使負戴道路能乎不能乎至於隄工自徐令修築後頻年洗刷浸漚至今無一年不潰壞者即每培築不過責成業主究之互相推諉羣訴艱難且原係水鄉江湘洞庭無歲不泛濫即他處最豐乏之年此地亦無全獲之處農民拮据終年望此不可必得之歲完此重賦之糧又欲責以修隄工費司其事者

亦復難以過嚴是以隨修隨壞不能經久也乃又有最苦者奉文查報全墾在楊令業以實無可墾之說屢爲詳覆上憲駁其何以難墾則浮荒二字現有存司底册可憑且除實在有主荒蕪之外尙有無主荒蕪水衝傾圯九百餘頃又有三十年報丈批詳之案可憑駁其地名何處則將昔日有田今日無田之處細問地名列册詳核駁其某處田地若干則以曹令丈量之時原於所丈成數之外即將此傾圯不可丈之田地作爲餘畝以補舊額非能於水底傾圯之處丈定弓數此亦楊令辨析明白者也最後司發

冊式必期照式填注至欽差按臨澧州司府差役守取適
值縣令吳文煊初任未諳任意填注戶畝期於湊數了事
遂與各縣之冊彙齊達部矣先年丈量舊案巴陵則有崩
卸沖潰字樣華容則有浮荒及水沖傾圮字樣彙題之時
巴陵引崩卸沖潰之舊案遂得另爲開除而華容浮荒及
水沖傾圮字樣未蒙查案添入是以致此至冊已成造之
後華邑士民知其不可挽回遂集謗於吳令吳亦悔其前
此之孟浪又作一無可奈何之想與士民商議欲照一升
八合之則援例題請此亦吳令聊爲解謗之計乃詳請之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二九

後又持之不堅遂至中止然照原額下則起科此所增一
千三百餘頃之賦殆十倍於七百之數矣無田之糧自必
仍難攤洒重賦既屬難完築隄又復無力水田將爲石田
是爲他邑毆民也安爲此邑令哉卑職去秋蒞任詢民疾
苦此爲首務隨檢厯任卷宗諮訪老成每於下鄉踏勘公
務往來之際即攜浮荒地名一冊問名勘視所云無主蓋
實無主也所云水沖傾圮蓋實水沖傾圮也認墾之戶名
畝額俱實爲吳令之捏造也既已官斯土矣覩此旦夕死
亡之民姑爲燕雀處堂之計非心所能安也料此加增之

銀於陞科之後必難如數完納農民必致流亡彼時地方
守令自必有言之者然言之亦已晚矣今值憲臺下詢之
時即末吏可言之時萬民望之而不能得之事即憲臺今
日可行之事安可不代民請命乎伏乞電情細察具摺奏
聞痛陳華邑田賦之獨重實由明祖一時之遷怒華邑田
地之可種全賴隄防經久之修築同爲 聖主之民應

同沐

聖主之恩是現在之科原可比例於鄰縣即減

朝廷之餉以築

朝廷之隄則將來之稅糧自可漸饒

於今日目今攤派以七百餘兩之數累年困苦若強勒以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十

全無著落可墾之田後日流離豈官府所可自諉夫荒地
非盡屬無有也於秋冬水涸之時固可實指其地名即此
地非竟不可墾也必隄防堅高始可據爲田舍若果減其
獨重之科則去其前此之攤洒則雖責以隄防限以全墾
亦有餘力之可程此固上臺曠世之宏慈若以久定之額
難爲減已成之議不可回則巴陵崩卸沖潰之成例可援
華容水冲傾圮之册案可據此固情同而勢一尤當奏請
必得之 恩旨也蓋引例減則設防修隄減則所以固
田修隄所以增賦民快一時之望憲留萬代之恩矣

某伏處東山輒聞閣下料民料田輜騎履畝萬姓瞻仰誠
盛事也顧令嚴察奸而寬大之詔未下某竊疑焉竊效一
得以助高深大約有四惟流壤收之可乎某考會典洪武
初天下田上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歷百四十年迄宏治
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失額四百二十六萬
八千頃戶口亦然華邑初七十六里至永樂減爲二十二
坊里成宏又減爲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獨
十八年宏治稱極盛耳以開國草昧土與人應少復多承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一

平百四十年應多顧少何也是時主極聖臣極忠天下極
治則國網漸濶而利乃日歸於百姓朝廷知而不問迨其
後主以察淵爲聖臣以心計爲忠盡地力增戶口而天下
事去矣然則土與人以日少爲治安臣子牧民守土憂國
奉公以日減爲賢能亦如司敗之有囹圄以空虛爲課最
也自昔丈量原爲百姓清經界均賦役俾貧不苦富強不
食弱非爲官家析秋毫先輩鄉文莊等曾言之誠宜議減
不宜議增此爲天下公言者居一荆岳二郡錯壤畝稅莫
輕於江陵莫重於華容其輕也以相國張文忠功在萬歷

故其重也以偽漢陳友諒洪武定鼎後至株連故夫使江陵食相國之功百世不替可也使華容代偽漢受罰遂與天地終始可乎山河且殊恩怨安在華容東接巴陵西抵安鄉北連石首近水則同安鄉爲菰田負山則與巴陵石首交錯厥田上中下宜同三邑一例定則此誠至公非私者居二頃年來苦寇苦兵苦荒苦疫十不存一大略與公安石首等公安報糧八百有奇石首六百有奇舊皆廣且眾於華者未聞郡省會計見少也華糧四千有奇當路苛求隱匿日日議加閣下車駕經過不次亦按圖索形爲華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二

幅隕計乎華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其在洞庭中央異時隄而防之爲田者今已還歸洞庭無復人烟矣獨東南二山碩果尙存顧其形如覆掌於案然掌以外爲洞庭掌與指爲山指拇空隙之處乃爲田此指拇空隙處洞庭浸灌去十分之二山夾水曰澗去其一沙石廬宅去其一共去十分之四止得田六分而巴陵石首間雜居其一屯田又居其三民田僅居其二今所報四千石糧則盡取此指掌空隙十分居二而尙存見少可乎是故華之糧重於他邑華今日之糧又重於昔日請自今丈量攤派歸總以現

在數千石爲期宜減不宜加此則似私實公者居三夫軍
與民皆蒼生也軍衛民民養軍宜耳獨奈何以不識甲兵
四民同業之軍佻佻如公子蚩蚩若山農襲一人一日之
恩坐享三百年之利此疆彼界苦樂懸絕不均已甚時異
事殊理宜變通今日與民更始請以屯田民田一例照畝
起稅此則無以私害公者居四四者惟屯田一議或叩閣
難決其議損上益下近於迂疎其額止四千石亦似無著
獨是華容與安鄉石首巴陵交錯但倣三邑成式不須議
輕議重此可一言而定者官民俱應無說也某書生喜談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三

天下事頃投老東山箝口不言久矣適見華邑困於賦役
聚族謀者咸以棄田爲上策某年四十有四初舉一子甫
週歲棄田則無所託存田則憂滋大我躬我後慮靡弗至
不得已爲此言以某推之某見爲難通邑可知某之私皆
公也華衆如寒蟬縮蝟噤不能言獨某言之某非敢恃愛
於閣下所恃者閣下牧民奉公仁爲已任之懷耳夫父母
姑息之愛存於心不可出於口某知寬大之詔不可下而
自存於閣下之心惟閣下默自告因密告諸奉行吏曰今
日之役爲百姓除害非爲國家興利也百姓幸甚國家幸甚

劉東山先生西行稿序

孫繼芳

逆瑾竊柄三年欲誅劉公大夏媒孽萬端不得間也乃陰使人瞞公動靜田園宅第貲貨既已無所有使者還報瑾意乃少解而同類素忌公名者日害公當是時大臣家居者瑾命其爪牙捕繫絡繹相望於道威焰薰灼較轢公卿天下騷然道路以目公在東山草堂雖知不可免而夷然勿以爲慮居無何思州府苗官事發方孝宗十六年鍾尚書爲都御史治兩廣苗官岑濬謀逆鍾討平之事下兵部議公曰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其徒濬弟猛家屬於閩海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四

以流官守其地制曰可遂除謝某恩府知府謝畏猛不敢往亡歸鄉里猛因厚賂瑾黃金珍玩求無徒瑾得之喜曰是可以誅劉某矣於是遣執金吾逮公京師要賂無所得乃集諸大臣議致辟諸大臣皆戰慄局促無敢出言者獨屠都御史抗曰劉公於國何罪必欲致之辟耶瑾大罵曰老畜黨劉某耶彼遺我邊患死不足塞責明日大臣以議奏瑾乃署劉大夏輕議苗人遷徙與鍾俱謫戍肅州公發都城曰居民爲之罷市父老觀者如堵牆皆歔歔涕泣爭先抱持兒童婦女持筐楛進食擁道不得行或焚香密

祝曰願公生還凡所過郡縣吏及邊帥聞風致贖不遠千里公一無所受惟受食物少許遺其子孫書曰乃祖父不善吏治獲罪譴謫固其所然念生平未嘗負國家祖宗如有知當得早還鄉井居戍三年瑾誅赦歸先是遭瑾謫戍肅州者千餘家薦紳之士以百數至是貧病力不能歸公皆攜與同行保護周恤所全活者甚眾西番暨關外民羣幕周列塞下公歸道所經咸相與衛送出境戒其黨曰此天朝劉爺無相恐肅州地苦寒非人所居公與諸同難者曰探韻賦詩忘其在沙漠也自金城北歸凡有詩一卷曰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五

西行稿傳於世

重修沱江書院記

岳州守 惲光宸

華容古孱陵地雲夢南環沱水中貫荆國之澤國也自明以來人才輩出經濟文章彪炳史冊者指不勝屈非惟靈淑之所鍾抑師儒之教澤長矣沱江書院創自乾隆庚辰大令狄君蘭標建於廳署之左歷年久遠加以水災迭浸勢將傾圮道光甲辰冬少尉陶君應昌慨然興修請於縣給發印簿捐錢八百餘緡及遞年租穀變價四百緡有奇鳩工庀材親督匠役不辭勞勩經始於道光二十四年冬至二十六年五月告竣高廣之制視昔有加爲門爲堂爲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六

爲屏爲庖溷井溷粲然畢具計費一千三百餘緡其不足者陶君捐廉助之夫振興文教守土之責也陶君隱於末吏汲汲然以興教化育人材爲己任其設施曾有大過人者此邦人士涵養薰陶科名鼎盛受惠豈淺鮮哉爰書其顛末勒之石俾誦習其間者敦品植學以無負重修之意焉

道光二十七年勒石書院

重修劉忠宣公祠堂記

徐台英

余少讀明史即企慕東山先生之爲人其立朝本末不具論論其逸事先生之忤逆瑾而戍肅州也年已七十餘布衣徒步過大明門叩頭去觀者泣下子孫從者戒勿往曰吾生平未嘗爲若輩乞恩澤今偕遣是同患難而不同安樂也其抵戍也值團操輒荷戈往所司團薛先生曰軍固當役也其歸而休也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先生路遇田父田父導之及登堂即先生也當明孝廟時劉健謝遷李東陽當國而出入風議先生力爲多及孝廟升遐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七

羣饒煽虐諸人以善去或隱忍就位獨先生老而戍戍而歸歸而田絕無絲毫怨懟非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哉獨怪此數事者明史本傳詳言之而縣志及家乘反闕略焉豈文獻無徵歟抑嘉謨懿行可傳者多以是爲小節而不錄歟明史成於乾隆四年而華容前志自謂修於乾隆二十五年舍已成之信史而別出一傳以傳先正可異也邑中大賢如先生猶闕漏如此則凡閭里淑修懷獨行而不求人知者其遺憾當何如也縣故有先生祠癸卯冬先生後裔葺而新之請記於余余惟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

者非徒以其豐功偉烈振古鑠今也爲其流風餘韻可法
可師百世聞之莫不興起於以挽末俗激頽風斯足貴耳
因檢閱明史所詳而縣志家乘所畧者書以爲之記覽斯
記者賢者勵志不肖者革心斯爲善學先生者哉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八

雍正二年廣學額呈

敖逢旦

竊惟

聖化翔洽羣材蔚起新命紹膺多士歡騰廣額增科
恩詔宏頒大地臨雍釋奠正學朗揭中天搜落卷於北場
海底珊瑚盡赤收遺賢於春部詞翰珠玉齊輝既
恩出乎非常尤典開乎未有念應試童子額少人多

特諭直省大臣查議題請按上庠中庠下庠之異數準府
學州學縣學以定名凡人文最盛之區特予額外加
增之典伏念華邑實隸湖南地界江湘賦固稱乎瘠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三九

土家敦詩禮學不減於名邦黎文僖之鼎元輝煌三
楚劉忠宣之勲業照耀千秋前後解獲三元同時職
列四部俱稱名宦並列鄉賢祠是甲科蟬聯儒林駢
起連翩勝國絡繹今時既不乏文學之英亦遂邀兩
闈之選列鄉薦則五名七名較盛他邑捷南宮則詞
林藝苑稱勝湘南以致講武而武亦掄元衡文而文
售武士即今長沙分闈猶且獲雋四人良由

國家承平日久學校屢廣栽培之仁所以下邑蒸然向
風小子都成有造之器雖在髫年入學咸解濡墨沾

毫厯逢學憲量材靡不揆華摛藻自康熙甲申而後
計童子應試以來冊投府縣人踰三千案發歲科額
纔十五縱每考多撥府學而淪落孫山以外不少茲
幸仰遵

恩旨凡人文最盛之縣大學照府學額取錄且等生長桑
梓顧瞻藻芹匪但人多文風實盛此前學憲潘薄
有美不勝收之語至今銘刻華人心肺者也伏懇
憲恩遐矚俯念士子寒窗之苦垂憐人多額少之縣
准將華邑原額一十五名改照府學額數每考取錄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十

二十名 思賜頂詳轉請疏題永沾增額廣薪標於
泮沼萃俊秀於澤宮從此雲路有階下士無傷抱璞
禮羅宏被一隅免泣遺珠矣上呈

奉飭永禁

赤亭宮
傅家磯

二塘汎不得騷擾居民碑文

雍正二年閏四月十八本縣張 奉

分守岳常道吳 牌開閏四月初七奉

湖廣總督部院楊 批本道呈詳奉本部院批據華容縣

士民閔子斌孟一選吳有懷呈赤亭宮傅家磯二處塘房
江樓哨船等項理應官修何兵丁吏役每年以修葺爲四
設法搜求呈請勒石永禁緣由到道本道查得傅家磯赤
亭宮二塘間於湖濱春夏水泛塘遷湖之高阜秋冬水涸
塘移湖之近岸原以便稽查利巡緝也固湖濱汪洋必就

華容志

卷十四上

碑文

四一

此處設塘他無久安不易之所故一歲兩更莫可權變在
汎兵恃衛民之具擾民在附近居民歲受力役之苦俱相
沿成習由來久矣邇來守汎兵丁於更換時不照舊規各
捲其日用器具而去新替者所需什物又借諸民間此孟
一選等呈控 蒙批查禁報隨即轉行岳常二府嚴查今
據各該府查詳到 道本道 覆查傅家磯赤亭宮二塘
居大湖之中歲必兩易其地他無不更之所應如岳州府
縣所議嗣後修葺塘房責令該管文武協力捐貲雇募不
得力役附近居民并請 嚴飭巡防兵丁更不得借民間

器具仍祈 憲臺頒發示禁令其勒石永禁庶兵民相安
積累悉除矣至每年更換保甲差役需索酒食應 請嚴
究查係前縣任內之事似可無事苛求原 奉批查事內
理合詳請 憲臺俯賜批示以便轉飭遵照
奉批如詳遵照仍飭勒石永禁碑摹送查繳 奉此合行
飭禁爲此仰行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遵照 院批嗣後
修葺傅家磯赤亭宮二處塘房江樓等項該縣會同該管
營員協力捐貲雇募工匠修製不得力役附近居民并嚴
飭巡防兵丁更不得借民間器具等件勒石永禁仍具碑

華容志

卷十四上

碑文

四二

摹三紙及該縣遵依三紙一併費 道以便轉費毋得違
延火速火速奉此除出具遵依碑摹申費外合就勒石永
禁爲此碑暨九都大神廟兵民人等知悉嗣後修葺傅家
磯赤亭宮二處塘房哨船以及江樓等項遵照 院 道
飭給縣令該管營員協力捐貲雇募工匠修製不得力役
附近居民巡防兵丁不得借民間器具一草一木其塘上
旗杆等項小心看守毋敢損失即有損失不得向地方催
修則兵民相安於無事矣勒石永禁各宜恪遵毋違須至
碑者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立

孔氏恩生優免雜役批詳

知縣 洪 成

署華容縣爲懇給劄付約束家門事乾隆九年二月十六日奉 龔封衍聖公府劄付內開云云等因劄付到縣又於本年六月十五日據儒學廩膳生員孔毓璵恩生孔興運等呈爲懇恩申詳照例編戶等情各將執照呈驗據此除一面遵照劄付諭令戶長戶舉約束家門謹守禮制恪遵家範外爲查該生等呈稱瀏陽平江等處 聖裔各戶俱於糧冊名下註明 聖裔字樣另立餉櫃完納正項地丁南漕銀米其隄圩團夫舖丁渡役一切雜派差徭均蒙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批詳

四三

優免援照呈請前來今孔興運等寄居華邑實屬

至聖嫡裔已經

衍聖公府給發印譜執照應否比照瀏

陽等處舊例一體查明註冊編戶

卑職

未敢擅便理合抄

錄劄付據呈詳請批示遵行十年九月奉

撫憲楊

批既據查明孔興運等實屬

至聖嫡裔給

有印譜執照如詳飭令照例註冊十年十月奉

署督院鄂

批仰候

撫部院批示飭遵繳冊存

六洲稟稿

狄蘭標

華容縣案奉會勘巴華洲地情形敬抒

卑職鄙見恭

呈 憲鑒

一據監令詳稱定例內開凡有坍塌漲洲地即令業戶報官勘明註冊遇有淤漲照數撥補等語伏查例典一字皆由

欽定未便通融易換以漲洲補坍塌地也且伍年一丈久定章程若遇坍塌即勘是止知塞 憲之條陳將本朝陸拾餘年之良法美意一概抹倒實屬未便

華容志

卷十四上

稟稿

四四

一據監令詳稱隔縣如此屬淤漲之地實係彼處坍塌之地顯有形跡可據者委員勘驗等語查 卑縣各洲俱在監邑薛家潭坍塌洲之上相距十里數十里不等土隨水卸豈有逆流而淤上游之理則此屬淤漲之數並非彼處坍塌之地可知查 卑縣各洲固有淤漲而大京洲團洲水心洲等處俱各有坍塌若按數撥補則緊對岸監屬之搭帽洲唐家洲天鵝洲南星洲各淤漲顯有形跡可據抵補華民更屬便益祇恐將來暮坍塌勘此補彼撥棍徒之滋擾無休洲民之

受害不少且南北交錯都圖混淆非但催徵不便而命盜案件亦多遺悞嗣後仰請照舊江北洲淤監邑丈陞江南洲淤華邑丈陞永杜爭端

一查撥補之說止可於淤出荒洲向無業主可以通融湖南定例五年一丈丈出陞科即係該縣恆產若撥補之說行則人人惶懼坳洲既已失業而陞洲補坳又屬隔江華民何苦而忽遭此苛政耶監棍楊天佑等急請懲治以儆刁風

以上四條卑職鄙見如斯是否有當伏乞 憲鑒蒙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五

府申 道移 司彙申南北兩省 三院免勘六洲

至今利賴

九江隄防考略

書禹貢九江孔殷殷者盛也語洞庭也九非數蓋言糾也猶九合諸侯之九也論語朱註九春秋作糾古字通用督之謂也洞庭一湖糾合湖南數十餘水以入大江而終渤海其統會之處則今巴陵華容之交也巴陵地勢高惟穆湖村一線之地爲漲所淹華容地勢低窪惟東山一隅地不遭淹害餘皆宛在水中央也邑既在洞庭西而邑西州縣若安鄉澧州龍陽尙強半屬諸洞庭則華容之爲澤國尤不須言矣且宋曾旼彥和所稱九江於湘沅蒸資四大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六

水外舉及辰澱漸瀕酉據九江之五然五者皆小水辰澱較大流不及三百里外漸瀕酉三水俱行百餘里止耳且祇湖南西北一隅而可據以爲九江乎今據齊次風水道提綱從湘流者爲水極大而多湘流一千七百餘里資行八百里桂水耒水俱行七百餘里汨行五百里蒸水漣水淥水三者俱行四百餘里彼辰澱者足以與之敵乎且從沅於一隅者固不如從湘者之愈也即此數大水外其餘小水如辰澱者尙不可以枚舉而謂九江之九尙作數目觀乎督合諸江朝宗江海古人之命名蓋誠有確不可易

者譬之齊晉楚會合諸侯眾水皆大小侯國而洞庭則霸
主華容地面則齊之首止葵邱晉之踐土翟泉南北二霸
之號宋諸地也眾水之聚會與諸國之聚會其繹騷疲繁
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是故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七

奉飭永禁官荒碑

爲嚴禁踞佔官荒以靖訟端以杜民害事照得華邑南界接連洞庭一切荒草湖坪等處均屬無糧每遇春割之時爭訟莫息即乾隆五十七年涂英武涂方盛涂久傑戴大瑛王圭來楊光太等具控高友飛藉澧屬湖水希圖踞佔官荒以致陳谷瑜毆傷何世秀身死當經前令湯 究擬通報在案接奉 府憲沈

臬憲清

撫部院姜

詳請奉

部轉覆到縣內開老

澧等洲實屬洞庭湖灘水落生草并不能種植蘆柴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八

糧食委屬官荒所生青草應仍聽附近居民照舊刈割現在出示嚴禁爲此刊勒碑石永傳不朽嗣後老澧洲中洲大夾洲小夾洲黃沙洲北洲桿門洲斑洲黃尾洲等處及一帶無糧之地所生青草均應附近居民照舊刈割壅肥水不佔岸岸不侵水倘有不法棍徒再行藉端爭阻滋事併遠方恃強割取者許即指稟以憑嚴拿究辦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

南至張白河白鶴洲北洲爲界

嘉慶

五年

閏四月

公立

勸修邑志引

狄蘭標

蓋聞學於古訓職方繼禹貢以傳經洪我漢京班令纘龍門而接武九州十道咸歸括地之奇文合類殊題各有分城之雅讚蓋所以表章文獻藻繪山川驗風土之汚隆考經綸之失得斯公家之要務即王會之全模維此華容故名勝地也巴邱沅水斯民懷得所之思禮芷湘蘭公子動紉芳之慕撫一二之流風善政春暖章臺吞八九於奧衍神區雲蒸夢澤食鮮茹美繡錯星羅均土任農禾嘉麥秀賣刀買犢蔥畦韭畝之風鼓篋橫經術序黨庠之教是以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四九

芸香高七葉不誇世上功名蕊榜冠羣英占盡人間聲價忠獻則司農武部運際風雲靖恭則棘寺蘭臺名懸山斗或則流徽於薇省或則建勳於花封至於紫陌尋春天街軟繡青雲得路月窟飄香此尤維有歷年數難更僕者矣抑有辭成天問將攜屈子以同賡視息人間獨指湘靈其若見發幽光於潛德忠孝完人揚朗節之芳微聞闔男子以逮葭蒼露白訪叢桂於荒塗問字談經檢鴻文於石室大抵洞庭毓秀衡嶽鍾靈當重熙累洽之時際道一風同之會被文明於遐域里號德星敷光化於荒徼人懷就日

經名千佛簪紅杏於雲邊表薦三秋種碧桃於天上駢駢
繡服則保障千城捧檄分符則震驚百里望尊鱸而寄意
則歸杖風高採芹藻以興歌則園橋著美自愛者不遺閨
相敦行者幾遍閭閻凡此有美之彰彰詎可竟聽其汶汶
乃者七八卷之拾遺撫逸幾同夫禹鼎商盤百餘年之創
制規模竟等諸嘉禾典寶先民有作詎敢菲薄前人踵事
增華亦貴昭茲來許况乎由一身以追宗祖甯無數典之
沈且也總天下以達朝廷聿有採風之盛在一邑雖彈丸
黑子何者非租衣稅食之鄉在本官雖兩袖清風亦願効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十

游刃操刀之技况當時和歲稔又喜事簡民安爰合彼都
襄茲盛舉或者登壇立幟或則集腋成裘念善善以從長
誰不如我則心心而相印豈伊異人亦有鳴琴母爾音之
金玉相將勸駕則我範以馳驅此中人比戶可封叩則鳴
矣有志者先鞭是著心焉寫之書以還書借熟路以開生
面法用我法即創始以當承先庶幾雲山潤色始鮮明物
華壯采事業磨礪皆奮發姓字生香是爲序

華容縣學重修記

明成化十七年

李東陽

岳州府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國朝洪武初始遷於北一里許基構宏麗久乃寢圯天順間知縣許傑嘗修廟庭備祭器有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己亥湖廣按察僉事李公文中行部至縣詢於知縣鮑德暨教諭顏信訓導習善知學久不治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贏於官得白金數百兩命府知事吳正董其役凡門廡堂室以楹計者數十瓦甍木石髹采丹堊剔朽除穢易爲堅完煥然大新觀者改視聞者易聽以爲盛舉於是縣官師儒合而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一

言曰李公之功吾徒曷敢忘惟刻石記事昭於後世俾引而無窮者吾徒事也兵部郎中劉君時雍上京師則以諸君意屬予請爲記予惟士之學將以爲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蓋必斷於取舍得失之際然後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難由恒達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師傅以教之堂廡齋室之居廩給饌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

以孝弟忠直廉恥之義日涵月泳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祿而官之其勤且厚固如此士之廬居而饌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蓄德積學以稱爲士曰其無負茲饌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責則念夫爵我祿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力建功業以稱爲臣曰其無負此爵與此祿也苟羣趨旅逐以學宮爲傳舍則他日之出視科目將必若蹊徑然一得志則棄不復顧求其以名檢易富貴斷爲此而不爲彼也亦難矣然則士之養於國者惡可不思所以自養哉華容文獻地多奇才偉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屬方聖天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二

子渴賢圖治賢有司又振而承之興學明教亦進德修業之基也他日有以名行功業不爲物奪卓然任天下事而鄉之士不爲虛名今日之舉不爲美觀而吾之文不爲虛言者非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亦非吾李公及予之心哉公暨予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臬嘗預立邊功救荒除盜鉏强暴植柔懦有功吾民蓋不獨於學政爲然故并書之

華容縣修學記

明萬歷七年

鄧以讚

華容儒學在成化間憲大夫李君嘗修之語具大學士李公記中已而郡邑長率以意增飾歲深尋就圯甲戌田侯來爲令有事先師祠下輒環視而歎會歲潦不能即得志甫二葺政通人和乃議修腐易以堅毀易以完移置者敬一亭櫺星門新鑿者泮池新墜者聖域賢關二坊移復故址者文昌宮煥然改觀矣其費請發贖緩民不知役凡十月而訖事於是教諭魏顯國訓導趙時舉謂是役也大有造於華容遺幣千里徵予記且斬有以告多士今天下申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三

布功令廣厲學宮弟子一時海內向化矧有賢師帥予何言雖然以予所睹聞學宮所程徒斤斤尺寸之技無以性命相期予嘗讀卧碑勤勤心性而世宗文頌示敬一箴昭如日月故今博士業其贊也不田其大而顯事羔雉庶得一當有司即推擇爲材及試而不效則以爲所用非所養也豈不謬哉予聞田侯政先撫字行守廉隅蓋翩翩哉君子也魏君亦矯焉遐心嘗有以和許身教可知倘是予言日討多士而訓之庶幾續孔孟之真傳稱昭代取士之大指今之役不謂盛舉不可也予故樂書之將以觀其後

仙梅堂記

代汪御史

嚴晉昇

崇正十二年六月晦岳陽樓災其明年冬余銜天子命至其地則郡守告成事矣樓左築掌大室附耳爲仙梅堂訊之云建樓時掘東南隅數竿獲石長尺許濶三之一石上有墨蹟斜折一枝錯落數莖墨高於石可半米凌凌然具銜霜茹雪之致觀者詫爲神物此仙梅堂所由與樓伊始也今其石故在壁間予熟視之良然予聞之掘土得石譬則破肉得骨也石之有畫文辟天之有雲氣萬象百怪無所不可何獨於梅而異之天下豈真有神仙出沒人間哉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四

予於此竊有感也當夫赤焰浹月寒燼經年湖山黯澹烏鵲遲棲潏然顧之大難爲懷一日而役千夫興百堵居人過客徂憇觀成而瑞呈若此盈城罷市相顧動色人人如有所獲豈偶然之故乎自昔禍福同門其來莫測是故涸川可以得珠崩崖可以得玉亦莫不以其所損爲其所益以其所不祥爲其所祥引而伸之外甯者必內憂先憂者必後樂理勢實然天下事皆應作如是觀也且夫以梅之從來久遠也商周之際往往言之然說命言味召南言實而皆畧其華故桃李舜英競勝於國風江離杜若齊芳於

楚騷獨千百餘年梅無顯者崎嶇六朝南北而梅一日以
花聞天下積漸至唐與宋然後極盛今茲之成形於石埋
光於土遲之又久達可而後大行豈養晦待時天地亦自然
歟君子觀一物之得所一物之失所莫不有盛衰廢興之
感焉才人嗟遇勞臣憂國覩此將無動心歟予聞之物之
神者其生也必有以其出也必有爲雲門之桃可以療饑
太原之棗可以充賦其往事也今日者戎馬生郊饑饉薦
至登斯樓也誦杜老憑軒涕泗之句聚麋子國循良之吏
與介胄之士究圖荒政箸籌牧圉後樂先憂梅其與有助
焉吾以是爲梅祝梅果仙矣若爲是區區藏石在土畫文
在石而異之而神仙之也天下豈真有神仙在人間哉今
天子文武維后太平可俟老成過計或以外寤爲憂而好
事者將侈談蓬萊以廣大帝德予不佞斷斷然不敢以仙
名梅以自附於不著封禪之義卽以是記仙梅堂可矣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歲在乙丑三月庚子予觀乎岳陽之樓岳陽樓岳州郡城之西樓也其面正西臨視洞庭漭漭滔滔初未有際惟若遠天落於湖外無復尺寸之地而止耳夫湖南有長沙西有武陵北有荆蜀彼豈無一巒片石杰然高出於湖表者乎何眼瞽精絕睹湖之狀若大圓際天而外無一物也語占氣者仰望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間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然則三千里外有物皆可見也而湖之外遂三千里乎塗行者之見遠山若一螺子一蟻甲或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六

數日而後至焉今航湖者一日亦達數日亦達乃其視數日外若鴻蒙未開而希一螺甲之觀不可得也則異甚也瞿曇氏謂眼未八百功德彼以十方言之方得二百若一百今極吾之目視一方不數十里外而遂許以二百功德不已多乎俗謂洞庭爲八百里湖以八百功德視八百里湖至相等也而何其不相及大懸殊也若謂眼不如耳功德則尤惑焉今使吾耳洞庭雖得其風水澎湃歌呼欸乃之聲不過里許而已絕不能遠有所聞出眼功之所不及也而又何德以過之無已其神遊乎夫神遊者不知其遊

也不知其遊而遊所以神吾目不知所以視而視至吾耳
不知所以聞而聞生吾情不知所以暢而已與萬里烟波
相爲浩渺而無終極也又豈詞喻之所可至哉予觀之是
日也風去雨還雲馳霧驟鮫人龍伯與堯女舜妃爭爲恍
惚奇詭以眩人於不可測憑軒久之疑將折而入於洪濶
之中焉念昔秋夜幾半浮一葉中流求棲不得幾不知有
性命迄今而膽爲之怵欲哦詩自慰未能也仰視簷端有
押杜韻作詩者乃歎曰人固不同量若此酒有別腸詩又
有別膽耶因咋指吐舌而去

七先生祠堂記

祠在君山

李嘗之

湯陰至性人也觀其歆享周同得古人師友之義君山其用武地也容城與物無競臨事有爲一言而福被蒼生君山其登臨處也南城山陰理學名臣流連君山而不能去殆有夙根者歟江袁矯開元之濫觴如張楚一呼豪傑響應當時待文王而後興者何其無特操也雖戲題君山增綺詩業然廣莊一書堪與人天爲師至爲諸孫留一日於易簣之際又豈尋常男子耶武彝黃冠歸故鄉襄陽緇服遊名嶽皆信宿君山賦詩而去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矣北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八

海連公曰是皆可祠於君山者也於是捐金庀材築室於梵宇之右背軒轅臺面朗吟亭雖四山如玦不見全湖而前山斷處微露烟波一片祠前疎籬曲徑果樹蔬畦俱可人意予因徧觀山中亭臺雖屬古迹而經營殊皆草草不及此祠耳祠成置木主大書湯陰岳先生鵬舉容城劉先生時雍公安袁先生中郎山陰張先生陽和南城羅先生近谿襄陽嚴先生橘園武夷李先生磊英神主五十一字奉祀其中榜其門曰七先生祠蓋康熙六年仲春事也五視居士曰予猶及見嚴襄陽李武彝兩先生其餘則予私

淑諸人耳夫所貴乎天下才者爲其能救時也容城庶幾
已湯陰非天下才乎而不克立功於外非才之罪也殆有
命焉孔子志在安懷而或及友信蓋深見夫口惠之鮮實
也彼徐渭之在井中也人或下石焉山陰獨立出之非信
友乎近谿生沽玉之秋而作漆雕未信之想公安片言折
獄而以投幘爲解脫所謂急流勇退者非耶假使七先生
生同時仕同朝容城爲相湯陰爲將公安爲司寇襄陽典
樞密山陰武彝知制誥南城爲諫議大夫其有益於人國
無足疑者而惜乎時地之參差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五九

也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於親炙乎君子之至於斯也必
有聞七先生之風而興起者矣然不如親炙之爲愈夫天
下大矣賢人至厭高山大川廣谷名區間安知無七先生
其人乎連公諱應鄭號海崖山東青州人由進士仕岳郡
推官建祠時方攝守事也

北河義渡碑記

嘉慶八年知縣

周邵蓮

予至官之二年邑有以孝行聞者予既上其狀白之大吏未幾鄧氏啟旦以義渡請推千金產毅然不惜非皆古所稱難能者哉仰見 朝廷德教所被而邑人士寢寢日躋乎古也按邑繞郭不數武卽沱溪爾雅江出爲沱故名其北舊有官渡爲東道通要主渡者給公餼不足轉資於人鄧氏顧以一人起肩其事一切規畫創造視昔加詳慎捐所置腴田八十畝奇約歲可獲稻穀三百餘斛設艚舟四分濟兩岸募長年之勤而練於水者教其役榜擊中流往來相答當夏秋瀑漲飛湍電激而輕舟迅出恬如枕簟矣先是太守涇陽張公甫蒞岳卽輸金斯渡未幾權他郡去猶矐矐斯渡利濟不置及今春旋郡而鄧氏捐渡成嗚呼其興於仁耶其中厚於仁耶其諸觀感於 國家愷澤者深而濡染於風俗者厚歟他日太史問俗而一隅之地一歲之間孝義兩見亦盛矣乎

北河義渡碑記

岳州府知府張五緯

華之北河卽杜元凱所濬以通零桂之漕水經謂之夏水蔡氏書傳謂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是也予知夫是水由江達湖不惟外通洞庭之楫且可內瀉長江之險於守岳之始卽訪求其所以利猶恐事更千餘年今昔情形不同或有利未殫而弊因之無何而病涉之說稍稍聞焉蓋是渡當南北之衝過者畢集官渡常不給而篙工舟子又往往恣其欲以病行旅於是義渡之設孔亟矣第以工鉅費繁越數載不能成及今而職員艷

華容志

卷十四上

文

六一

啟旦慨然起肩其任不崇朝而竣斯役於是舉予五年來斷斷斯渡之意乃大快矣啟旦無厚積戴月披星之所以裕粗衣蔬食之所以餘一旦夷然棄之不少惜非豪傑哉計所捐舟凡四田凡八十畝奇并前民白氏祖捐十餘畝均予舟子自畊斂約終歲衣食牛種外又可儲其餘以爲船權造葺之用其中田有廬矣又於其渡之兩岸各購屋數椽給舟子居焉蓋咸給且備云抑予聞河之下流至縣港口自隆冬以迄春盡皆淤塞不能通舟楫則疏濬以踵元凱之功邑人士獨無啟旦其人哉

賦

草堂賦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歸於故園涉泐澗經嶺岼掃瓦礫芟
蕭菅葺草堂之舊構啟衡門之幽闕于時洞庭無波萬里
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高山大壑
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昨乃進子姓而告
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郎曹北窮幽薊
之墟南盡楚越之郊畫省凝日蘭臺麗霄高居迴瞰遠絕
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驚水宿風餐冰行雪度呀豺

華容志卷十四上

賦

六二

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之靡定寤足胝而不顧
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眉顰爲之莫展頷髮爲之
垂素幸吾堂之尙存恍風景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
里之外望斯堂而歸與且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少
締其規據雲夢之名勝覽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
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爲林種竹成嶼旁引烟霞上蔽風
雨傷俗駕之猶滯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
於一旅時倘得兮暫息聯斯堂兮容與欣者稚以相從若
有感乎斯語於是散髮曳杖載遊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

摩天壤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恤其他客有過者見
而問之曰子非沿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
冕是擁而韋布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而有歌聲出
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其中吾不歸兮將
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
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坐
聽也賦而識之以俟知者

明山草堂賦

何景明

猗斯堂之偉構莫章華之名區明山萃其巖巖下俯曠而
憑虛攬七澤之斥莫貫九江之縈紆主人兮頌膚躋司農
之要衢緬山扃以遐矚嗟信美而弗居於是委綬投圭輕
舉遠鶩興懷秋風謝榮朝露悟止足之幾達辱殆之故詎
吾駕之可迴幸山靈之莫予迂顧堂址之尙存循蘭徑而
已漸除有奧草邱有蔓斂披薜荔於衡門繚芳菲於重簷
悵塵營之見勒俾芳歲之屢淹鳥戢翼以林棲魚適性以
淵潛撫幽關以偃仰允樂予之所私矢壑巘以畢志與軒
華容志卷十四上賦六四

冕而長辭彼戚戚之富貴從此役於何時聊考槃以詠歌
兮寡處而不疑歌曰漢之南兮湘之曲山有楓兮江有竹
構菘楣兮葺荷屋息茂樹兮臨崇阿肆遊衍兮遑有他嗟
哉駟馬兮憂孔多



華容縣志卷十四下

藝文志

詩 著述

詩 五言古

雲母泉 并序

唐李華 退叔

洞庭湖西元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嶺下有雲母泉出石罅引流分渠周徧庭宇發源如乳湮末派如醇漿烹茶新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穎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

華容志 卷十四下 詩

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於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寒露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淚下况支離多病年齒甫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熬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公之志也

晨登元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月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黃緣流玉英澤滋藥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餐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



阻攜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
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邱戍月上武陵城共憶川路永無
由會友生靈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墨山石門二山

張說

茵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涉巴邱首天晴遙可見佳遊
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既攜賞心
客復有送行掾竹徑入陰窅松崖上空禕草共林一色雲
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綠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
顧盼藥妙靈仙寶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
池果接園畦風煙適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遍千山
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
士舉世同企羨

登仙鷲寺閣

孫宜

維迹眷游衍脫煩事追尋既訪隱士居遂覓高僧林迴溪
令虎避奔泉駭龍吟入谷道乍險出嶺雲自深佛園盡闋
寂禪寢久蕭森風鈴散幽響烟閣俯危岑崖花出檻際石
竹扶簷陰輝輝梵日舒冥冥祇樹沈覽蹟談委蛇窺池羨
澄渟縹緲般若頌悠揚鐘磬音靜契遠師理妙想支公心

魚山作前致叩法慙往襟神境舊所說簪紱久莫任將遂
謝時軌允此諧夙欽

圓覺寺

孫斯億

石峰峙天險古寺倚山麓四朝悲劫灰百代供遊目迢遞
度鼎阜訪勝祇園躡蘭蘅水砌香秔稻沙田熟空門封白
雲絕壁落丹瀑簾窻明青蓮隈隩戛蒼竹藤牀高蹲蛻苔
磴遠過鹿貝葉毒龍聽松林幽鳥宿僧歸禮壞龕客至然
昏燭迂繆謝塵鞅淨土諒所屬休云靜却專方惜笑聊獨
應須攜遠公結社遠囂俗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游寶慈觀

熊紹庚

入谷天更圓二月春已透幽花被崇阿好鳥鳴高岫尋路
喜紫紆冥心遡林構壇宇靜朝曦石磬聲聲秀道古人形
貌雙眼碧於豆酌茗有餘芬譚言無雕鏤朝看雲鶴飛夕
聽松風奏洞口采芝還殘雲常滿袖林靜美風日山深殊
氣候耽道得餘閒高眠消白晝世情多紛擾蝸角酣攻鬪
何如乞丹砂令我顏色茂

七言古

方臺山

周廷用

方臺高倚墨山側蔚藍秀色蟠天碧
嵐霞盪日搖玲瓏寶氣光含雲母石
百代精靈擅楚中瀟湘七澤映虛空
異才往往出人世金鐘翠釜俱宗工
王君少年歸上國結屋讀書傍林隙
已看健翮奮灑池會見排風起朝夕
君不見方臺之山山更高瑞文間氣行相遭

送劉大司馬歸東山草堂歌

李東陽獻吉

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
下瞰巴陵湖明公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四

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洞庭
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澹
惟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
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
四郊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
笑卻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
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
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自從
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
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
苦辭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
盤螭纓金織賜出領朝皆動色白金
之鏡紅粟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
城外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
冠蓋

盡追送塵埃遮斷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
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相慕傳畫圖
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覲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嗚
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王民望少司徒明山草堂

李東陽賓之

華容之南洞庭北明山岿倚天碧峯迴路轉高復深下
有東曹侍郎宅侍郎昔日此山居三間草屋一牀書門前
花樹隨開落簷際煙雲時卷舒扶筇上山望寥廓泛舟入
湖湖水濶醒看亭月掛松梢醉愛江風起蘋末朝走燕齊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五

暮入秦榻來關塞隨風塵丹心用盡髮半白三十八年秋
復春亭從別後誰爲主山若有情應解語南山之樂北山
勞問君定是何山高有人心向東山去且共相逢醉濁醪

蹇布政故宅

孫宜

龍崖之畔桃花山舊傳使宅青山間崖存宅廢後人占至
今遊客勞躋攀我來山遊偶問此惆悵遺居草茅底山堂
盡廢日湮沒文石雖留幾移徙旁尋古巖溜水漕溪聲涸
竭泉源高家人餘瀝已莫競稚子長竿徒用操吁嗟萬事
多興替甯獨茲邱眼前異漢殿唐宮總寂寥習池硯井皆

蕪鷲停車日落千峰幽野老柴門醉尚留却數榮枯談往事相看一笑虎谿頭

從元石歷天井鹿角諸峰歸來復登元石望洞庭

嚴首昇

我從元石來今復元石往看盡十日山獨愛此山敞左江右湖萬古樂江如長臂湖如掌千山萬山江不見朝朝暮暮湖在響湖光傍山半面青山影入湖一時長我來巔盡日兼斜身影同山浮湖上須臾月色巴陵來水天林木染更朗如人臨鏡自整容萬物威儀爲月爽噫嘻此山高無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六

極又得洞庭添渺莽下山之奇比上山人家如笠田如盎

桃花山行

張克謀

東山東去元石圻桃花一洗春山碧春風昨夜湖上來千樹萬樹桃花開落花一徑清溪曲中有幽人結茅屋門前數峰放眼青林下好風吹夢綠我昔探奇入夢來掃花猶記雲水隈幾載鞭絲紛南北落霞辜負春山色安知靈境忽相逢側耳已聽萬壑松煙雲窟宅仙源路指點虛無共君去山迴路轉遍桃花夢裏湘源杳何處

過洞庭湖甚小

袁枚

我昔舟泛洞庭煙萬頃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絕昔何其盛今何衰洞庭君笑來致詞請君將身作水想消息盈虛君自知君昔來遊可有胸吞雲夢意君今來遊可是心波不動時春自生冬自槁須知湖亦如人老

洞庭湖歌

吳鴻

大湖何茫茫乃在巴陵之西瀟湘之東奔流會九水積氣涵鴻濛汪洋演迤八百里日月沐浴經其中上有湛湛虛廓之青天下有百怪譎詭之靈宮黃河東走不敢敵直與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又六

滄海分元工朝開遠煙碧夕射流霞紅老蛟鼓鐵笛軒帝磨青銅陰暗明晦各異狀但見雲濤澆潑點點飛征蓬曉發湘浦暮臨巴峯遠洲滅沒高樓巖從湘君之山藐獨立翠鬟十二青朦朧九嶷雲氣望不極至今清淚留斑叢何況涇水妹霧鬢傷丰容錢塘一怒萬霆發柳生座上真豪雄咄哉書生作水伯毋乃別有精靈通古今荒怪類如此奚論樓上恍惚餘仙踪高振雲中衣俯納萬里風生不願明璫綃縠笑語逢亦不願白雲黃鶴凌虛空江湖天遠百端集懷古忽復心忡忡范公作記元氣融高壓詩筆張燕

公風煙千態入豪素憂樂萬古蟠心胸我心何爲不古同
長安極北雲山重便欲呼吸一氣訴真宰長與湖水吐納
無終窮

華容志

卷十四下詩

七

五言律

赤沙湖

劉長卿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霑衣秋水連天濶
涔陽何處歸沙鷗積暮雪川日動寒暉
楚客來相問孤舟泊釣磯

沱西別業

何景明

使君方擁郡別業枕沱濱城倚章華殿
山藏大禹祠賭棋憐謝傅看書憶王維
未是懸車日煙雲入夢思

仙鷲寺

周廷用

乘間來古刹石磴上崔嵬松子身前落
嵐光頂上開斷巖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又七

吹瀑布幽壑轉風雷笑入雲峰去翻教麋鹿猜

湖西別業

孫宜

草屋憑湖起柴門對郭開竹邊村徑轉
花外酒船來訪雪王猷興悲秋宋玉才
未須歎搖落天地且銜盃

寶慈觀

孫宜

古殿傳今日仙宮襲舊名地環溪作鏡
山倚觀為城雞犬人相習桑麻邑不征
鹿門元有客千載仰高情

七女峰

張守約

一水縈千曲雙門鎖二峰蒼虬盤古木
紫電掣高楓澗壑

藤蘿隔煙霞歲月通避人吾志在長嘯且龍宮

元石

宋登春

礪草尚青青巖花不辨名看松元鶴去坐石白雲生谷靜
泉愈響山空鳥獨鳴因憐黃髮暮徒有茹芝情

寶慈觀

張斯搏

晉代開山闕唐人記勝蹤層壇雷雨裂暗室鬼神封辛苦
猜殘碣沈凝聽晚鐘他年如隱此願住是何峰

靖廬山

王祚封

靖廬清絕地山轉帶溪蟠雲老千年態天高六月寒潺湲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八

簷際落白水座中湍便欲依丹竈乘風託羽翰

題七孔山

在侯家冲

張城玉隱齋

山峻巖藏寺江虛石動雲萃龕懸鳳落溜竇瀉龍紋嵐氣
千年變松聲十里聞何人爲地主卜築許平分

遊六波庵

庵在鹿湖山

張城玉隱齋

夜夜鐘聲到今知此一庵兩行船泊鷺四面水浮山野竹
封門徑新茶供佛龕因傷飄轉客深覺老僧閒

東山晚步

張呈祥

山光當霽晚緩步得清風石徑秋陰僻濛塵夕照空紅霞

浮白水紫氣護蒼松逸趣饒東嶺登臨興不窮

章華臺懷古

胥焯

落日邛陵出荆王雲雨空柳知腰如細花憶面爭紅亡國
多因色荒臺賸有宮猶疑獵雲夢野燒起西風

華容道中

知縣胡旦

東歷岡陵盡西經隴陌多茫茫不辨畝渺渺欲成河耕廢
餘羸犢門空有敝篋瘡痍何日起憑軾一悲歌

曉發洞庭

張德安

夜雨重湖曉天空一葦過風高惟有雁秋遠更無波海日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九

銷紅影晴光展翠螺溶溶含浦色此際在銀河

桃花山居

秦宜達

敗葉肥平圃長藤護短籬春蔬迎雨種午飯拾薪炊澗暖
螿生子林深鵲哺兒輞川差不遠風月十分奇

山光掛四面竹樹各成圍拾籜爲青笠收雲補綠衣雨深
芳草密風定落花稀野老林邊遇相談未肯歸
盡知耕讀好即此是康衢境內無爭訟村中有宿儒
三十畝橘種一千株幸值陶唐日安閒各自娛

元石山

蕭韻

俯瞰蒼冥潤元峯境欲仙鐘聲沈夕照暝色入秋烟嶺石
翻成浪溪雲湧作泉登高情未已相與陟層巔

石門山

蔡杰

天地從中小纔通路一條白雲芳草塞流水綠楊橋怪石
爭千古名花認六朝神仙如可接誰復羨魚樵

仙鷲寺

張克謀

聞道仙鷲寺仙人去不留祇餘白雲影長掛碧山頭漱石
潭空響曉崖瀑倒流何時訪丹室爲寫道經投

洞庭湖上望桃花諸山

孫琪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十

策蹇來湖畔秋風吹颯然橋橫通小市路遠入寒烟獨雁
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元石山下路楓樹碧連天

桃花山行

熊鄩域

山路原無險迢迢竹徑開杵鳴知室邇犬吠識人來春雨
谿千丈秋風葉一堆憑高一側耳到此覺崔巍

桃花山居

秦維楨

一圃離城市却無城市羶栽松掛皓月注水養青天花不
煩脂粉鳥能合管絃歌聲渺何處樵唱亂山巔

宿問心庵

陳研

到此心應問諸非自翦除上方鐘發後高枕夢回初地種
連城樹湖開面水居此中多眾相何處覓真如

田家湖即景

宗步階

問心葺外坐一幅晚涼圖田父嘲髡旦詩僧說唾壺香動
荷經艇雨過風浴菰蠶公墓前月應是小西湖

泊鼓樓

宗步階

春水蕩輕舟沿山泊鼓樓碧堆湖浪拍青送草烟浮酒熟
魚堪下囊空盜不愁蒼茫何所立望古發清謳

遊元石觀

陳錫福

華容志

卷十四下詩

十一

落日登仙觀寒風樹杪鳴路從天上落人在畫中行
千村小峯高一月明赤松如有約從此學長生

桃花山行

傅炳南

我愛深山住閒行興亦賒亂泉飛作雨細路小如蛇偶坐
盈苔石因看隔澗花何來狂犬吠高處有人家

甲寅書感

白冠玉

避地夏還鄉田園半就荒人招兵後魄鬼哭戰時創征馬
寒嘶月清碓夜搗霜不堪長笛怨水調奏伊涼

宿桃花山莊

白冠玉

峭壁疑無路山腰徑轉通鳥喧深谷裏樵唱亂雲中石激
泉飛雨霜乾葉戰風到門天欲晚暮色起冥濛

同友人遊問心庵

歐陽暹

野樹山山出湖天面面晴偶來看礪櫛因坐聽林鶯花繡
村光滿風牽水態生歸鴻返照裏應起故園情

伏子凹

季潢

峭壁層巒插長江一凹吞果然山有口到此洞開門地僻
禽聲怪巖懸石骨蹲離家剛十里境已隔塵喧

靖廬山中

劉惟善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十二

谷口懸飛瀑旁通一徑幽淡烟紫遠樹亂石咽寒流鐘叩
荒山寺風生落葉秋牧童閒意適日暮緩驅牛

雨後東山晚步

劉惟珪

徑窄泥猶滑花深鳥盡喧水扶殘照活山挾亂雲奔餘滴
搖千樹炊煙護一村春風隨意得自在列郊原

沱江晚眺

張度

日落孱陵渡迢迢江水清估帆爭地泊隄柳聚蟬鳴戍鼓
沈荒野寒濤湧暮城幾家憐板閣波浪騰餘生

七言律

自岳陽將之華容

何景明

楚水滇池經萬里使車重喜過巴邱
千家樹色浮山郭七月濤聲入郡樓
寺裏亭臺多舊主域中冠蓋半同遊
明朝又下章華路江月湖烟縮別愁

章華臺

何景明

別館離宮紛紛羅細腰爭待楚王過
章華日輒春遊盡雲夢天寒夜獵多
廢殿有基人不到荒臺無主鳥空歌
西江煙月長如舊只有繁華逐逝波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十三

沱西別業

劉大夏

臨沱新結輞川莊喬木牽蘿接草堂
山勢東環雲澤遠水源西去漢江長
秀鍾人物隣三世清遶門闌擅一方
君賓歸來須入社黃花醉酒日徜徉

章華臺古跡

黎濬

菟苗幾度啟元戎輦道崇臺霸氣雄
騎火夜歸雲夢澤鳳簫春宴細腰宮
長原兵合孤身走故國家殘塊上空千古
飢魂無泊處寒林疎雨泣秋風

寄贈劉東山

何景明

一疏歸來卧舊山，幾回天上識容顏。
城邊黃石留侯去，海內蒼生謝傅閒。
日月夢隨天闕仗，烟波家在洞庭灣。
南瞻河漢無多路，不得乘槎一往還。

岳城寺

孫斯億

金盃浮水幽城孤，鷺嶺橫烟半欲無。
故壘豈知高客到，上方猶幸遠師俱。
空看殺氣圍青草，詎擬禪心寄碧蒲。
往事曾勞君問訊，悲歌重許托伽趺。

食城臺

謝文軌

武穆勳名震九垓，旌麾曾此駐蒿萊。
妖氛掃盡空啼鳥，雲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十四

陣荒涼，祇廢臺南渡已輸經國議。
中原還仗出羣才，將星翻爲神州隕。
時有忠魂徹上台。

書東山草堂扁

莊昶

黃落空山滿地知，江湖殘線一襟詩。
是天榮悴原無意，犯手輸贏不著棋。
沙苑草非騏驥秣，瀟湘竹是鳳皇枝。
紫虛有約千迴醉，笑指僧趺亦坐馳。

觀音寺玉蘭

孫羽侯

玉蘭山深歲已賒，幽香元託梵王家。
歲蕤雪後偏多態，寂寞春前莫自嗟。
詞客可能無咏賞，山僧何用競繁華。
向來

金谷同銷歇誰信空門故有花

過周八厓按察山莊

孫宜

郭外茅堂接廢臺城中冠蓋昔頻來謝安已為蒼生出裴
相真緣綠野回步履片雲幽意愜忘年尊酒好懷開知公
定有平泉石一醉何妨續舊醅

章華臺

董廷圭

子圍傾國築章臺惆悵功成霸業摧珠翠已隨鸞輅去管
絃都變鳥聲哀野花連陌來麋鹿秋露垂園泣草萊對景
不須傷往事柏梁銅雀總塵埃

華容志

卷十四下詩

十五

過孫漁人湖上居

王儼

蓬窗荻柱水雲鄉采采芙蓉與未央湖上亂峰青髻遠籬
邊高柳碧烟長壯年謝客歸湘岸昭代推恩自冀方南去
草堂舟楫便江風山月共徜徉

桃花山

蔡之元

山半人家天半烟參差遙指路如懸門前禾壤依巖隙嶺
上松根穿石田每過流泉便飲馬偶逢平壤即爭眠望中
彷彿如雞犬聽在白雲何處邊

章華臺

李嵩

百尺崇臺據水鄉，霸圖誰似楚靈疆。西征徐子東吳子，外作禽荒內色荒。薜荔和煙生輦道，薜蘿泣露繞宮牆。訾梁師潰騎奢盡，國破家亡事可傷。

東山草堂五首有序

嚴首昇

崇禎癸酉秋，秋予與蔡子周遊東山，再拜先賢忠宣劉公墓。假草堂一宿，嗚呼戎歎寇歎，璫歎歲歎。凡公所遇，今日將毋同歎。為國為君為民為兵，今則無策在昔，獨何道歎。君子既知其人，又論其世，蓋難言哉。夫惟近主有人，公乃得思近民，又惟民窮既聞，公乃敢言兵窮。羣賢彙征，萬事立集，眾炬方烈，獨螢安容。慶歷非難，元祐為小，公所服眾者與物無競，臨事有為。我獨歎公者，任不居，過讓不居，功洵為王國之楨，遂成一代之盛。匪伊古人之可思，蓋亦前王之不忘，昇生於世二十有七年矣。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十六

齒過十歲，壘滿四郊。其在今日，抑又難言。譬如萬室之國，陶不一人，實乃七年之病，艾無三載。賈生之書在手，嫠婦之憂，攬心瞻念先朝，已為西方之美。顧瞻比屋，乃同東山之鄉。嗚呼，幸我不生古人之世，故得盡聞古人之詳，使公同為今世之人，安知不為今人所誣。夙夜無寐，作而賦詩，詩成再讀墓前而焚之。

持杖攀藤到草堂，飛花宿溼隔溪香。人家背側無常勢，鳥道盤紆不辨方。几几鑠金曾苦節，翹翹墓木自甘棠。東山不少蒼生慮，為意前王不可忘。

聞道秦陵召對頻，白髦前席夜方晨。昌言惜不全青史，色笑空知傳寺人。一代明良流水事，三朝伊呂夜臺身。以今

九世還同并不改家風使俗醇

安邊上策宜惟守許國無才獨有廉今日斯言真藥石當時此法既梅鹽山中社稷如猶託身後功名不令謙宅傍崖疑終日雨飛泉鳴瓦滴松檐

八旬媚主但憂民清白於今世世貧千億子孫聚百畝蟲魚屋瓦怯三春眾論既定思明主時事日艱憶老臣我未立朝身已謗問公何道待斯人

幾處山中醉濁醪松寒薄夜最多濤愁懷不覺峰爲路回首方知身漸高兵火驚心愛地僻野煙極目念民勞黃泉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十七

不了憂時意萬室何應無一陶

章華臺

田九齡

落落荒邱一徑通當年霸業亦稱雄可憐白日來秦騎從此紅粧散楚宮雲雨漫隨神女夢樓臺無復大王風豪華有盡江山在遲暮登臨感慨中

章華臺

曾可前

江樹出花半未彫秋容華髮總寥寥山頭霸蹟臺猶迴座上雄風酒未銷伯始中庸詢往事時雍勳德憶前朝艱難却顧沱西里野店清霜渡板橋

鹿角山

王征

奇峯矗斗望中開千丈雲華照面來峭壁斷烟迷虎豹懸
泉白晝湧風雷冬卿幽宅重巒抱司馬豐碑萬壑迴今古
登臨惟感慨徘徊吟望轉須哀

謁東山先生祠

龔學海

司馬勳名孰比肩松巖令緒仰高賢見稱曹長由傾德不
相先生合有天千里湖湘歸間氣一時魚水炳遺編草堂
邈矣東山麓兩賦空傳到客年

九日登七女峰

丁永琪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二十八

攜友登高載酒過石門勝蹟覓仙阿賭棋玉局迷苔徑搗
藥靈泉數巨窠掃石雲留天不窄題詩醉舞酒偏多谷神
善解凌霄客雅助溪聲帶月歌

九日登元石絕頂

陳錫福

縱觀荆楚小如村賴此名山鎮大坤九面雲烟生返照二
樓風雨近黃昏杜陵短髮秋將老陶令貪盃酒未溫遙憶
南州諸好友菊花共對荳籬根

靖廬山中

熊紹庚

山深漸覺行人少古寺雲封一徑斜紅尾鳥銜新橡栗白

頭僧曬舊袈裟荒園雨過初聞雁老槿霜寒尚有花行到
小橋異風景薜蘿深護子雲家

九日同人登七女峰小酌

張鳳翔

危巖曉翠散晴光小約同人到上方百歲開懷能幾日一
年轉瞬又重陽蒼梧潮落秋沈水嶽麓雲深雁叫霜醉後
不知身是客菊花猶插滿頭黃

洞庭秋錄三十首

郭都賢

盡勾風月與陰晴只此虛無寫不成岳色一樓雲盡去湘
流千古水初平人從盡處窺甯淡水到收時見性情百谷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十九

有王河有伯赤沙青草枉爭名

合江波湧暗亭皋蹴踏虛空腳未牢爛煮白雲僊鼎沸蕩
磨青鏡玉臺高君山淚盡湖方竭羅水魂遊死亦騷萬古
洞庭如此日悠悠問誰首頻搔

和郭都賢洞庭秋

錄二

石鯨

長安人有持此庵此詩問余洞庭之氣何如余曰
洞庭有伯氣而無王氣有仙氣而無富貴氣人謂
知言一夜引燭和
此卻寄洞庭人

湖中大水賈生痕天上孤雲屈子魂愁苦備嘗徒骨立聰
明用盡失胚渾上林漫有二三賦雲夢安能八九吞我寶

胷中無芥蒂車前不輕後難軒
我原卽是古元彝玉簡金書付與誰若問魚龍安有夜請
看鴻雁到何時三千世界有如水十五國風無此詩汨沒
左徒及太傅可憐半黠半爲癡

登鼎山謁昭烈祠

劉星佐

諸君崛起漢英雄力劈三分帝蜀中到底偏安歸氣數終
扶正統見精忠羣峰矗立凌霄漢古木陰寒肅故宮遺廟
至今存祀典河山風雨護真龍

五言絕

寶慈觀觀翠軒

白玉蟾

月冷松似蟬風起竹如醉白鷺忽飛來點破一山翠

夜泛洞庭

黎醇

四溟波浩浩一葦向空渡月近星斗寒始識天上路

寶慈觀仙人洞

張萬侯

仙洞今猶在仙人不再逢祇餘橋上月一照萬山空

章臺

嚴首昇

章臺小姑蘇遊人歌且哭當時樂生悲後人悲處樂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仙鷺池

包世喻

仙鷺羽化處洗浴須清池云何到今日不留水一卮

桃花山

張克謀

春來桃花塢綠徧清溪樹清溪不見人鳥語花深處

竹嶺

張克謀

春山涵空翠綠溪望叢篠一徑入雲深花落無人掃

龍口

張克謀

送客飛鳥邊揮手白雲外中有採樵人歌聲破蒼露
下山復上山連岡若吞吐朝飛龍口雲暮聽石門雨

洞庭湖

徐 緘

巴蜀雪水來洞庭容不任一夜風濤聲漂却君山去
湖邊夜起

陶 澍

冉冉星沈水依依月上山漁歌何處發遙指白雲灣

斑竹

蔡 泮

帝子怨如何嬋娟逐楚波幽情猶在竹點點淚痕多

山中秋日

蔡 杰

雁破長天迴蟬吟夕照明空山少人跡黃葉落秋聲

春山

蔡 杰

華容志 卷十四下詩

二一

草枯見林麓殘冬睡已足春來一鳥鳴喚醒萬山綠

龍潭夜月

陳 研

夜月落深潭疑龍吐珠處不敢以石投恐驚龍飛去

仙鷲靈蹟

陳 研

是誰籠之來亦復籠之往夜半無人處一聲天地廣

東山晚眺

劉惟善

空山悄無人閒雲自來去夕陽數聲鐘古寺在何處

東山晚步

白冠玉

野花開嫩紅溪水漲新碧幽谷晚無人斜日閣山脊

七言絕

七女峯

白玉蟾

宋時松竹晉時苔路轉山迴洞戶開流水也知塵世雜依然流向此山來

元石山

孫宜

丹崖迴合抱元都絕壁長松裊裊孤觀殿蓬萊明玉几洞門苔蘚祕金鑪

黃湖山

孫斯億

咫尺黃湖李白居水光山色足清虛春盤別圃肥芝蕨秋

華容志卷十四下

詩

罾澄潭雜雁魚

石佛山

王祚封

霜冷秋高楓葉紅荒涼古道淨寒風歌聲冉冉人何處聽在斜陽衰草中

桃花山

王祚嶽

環鎖羣峰欲礙天一溪雲際水潺湲遊人彷彿聞雞犬知在桃花何處邊

章華臺故址

張召華

一嘯西風萬壑開斜陽流水獨登臺何緣斷碣逢秋草無

數牛羊嶺上來

章華臺

顧廷錫

湖上清風拂面來
踏莎久說古荒臺
斜陽明滅東山翠
曾照當年獵騎回

章華臺

孫琪

沱水依依傍岸西
春山一帶鳥空啼
宮中多少傷心事
盡入遊人弔古題

沱江別友

孫琪

秋風秋雨一帆懸
夜冷孤燈客繫船
記得去年江上別
子

華容志卷十四下詩

二三

規嘯斷綠楊烟

望夫山

張克謀

山頭流水日潺潺
悵望空山渺玉關
芳草有情花有淚
春風不到望夫山

遊仙鶯寺

丁傳煜

山頭古壘勢峻嶒
山下乖龍睡不醒
莫向寒潭輕擊石
千年鱗甲尚通靈

著述

東行草一卷西行草一卷宣召錄一卷尚書劉大夏撰

中州弔古錄一卷景詠集一卷御史董廷圭著

龍峯集八十卷尚書黎醇著石磯集提學副使孫繼芳撰

八厓集周廷用著南湖集謝上箴著

漁人集六十卷遜言十卷孫氏日抄六十卷明史略二卷

洞元志三卷宋元史論二卷天文書八十二卷永言錄

十五卷孫宜著

雲夢園居鳴鏃集浮湘稿中州北遊稿孫斯億著

華容志卷十四下著述二四

翠微堂稿喬氏逸志北雍漫草蔡以通著

三友堂稿張汝南著洪範淺解律呂或問程宗舜著

遂初堂集十一卷華容縣志同姓名錄孔孟世論孫太史羽侯著

槃譜集梨牀集孫穀著梅花居集文煥著

西山草堂吾廬集黎慶永著古微書四種孫穀著

唐紀七十卷孫慤著楚頌堂集張希斗著

嶠山堂集張斯搏著

圖書水乳解三卷湖上吟白門吟十卷王魯著

柿葉園集權齊詩選程本撰雅俗稽言四十卷張存紳著

瀨園前後集三十四卷瀨園遺集十二卷 嚴首昇著

寬仁錄星沙問字 蕭成韻著 青山集 孫枝著

見山堂集荔溪草華容縣志 王祥對著

綱鑑輯略川上逸韻 賀盛煥著 四書辨難 張其章著

四書熟說譚古彙編 劉以模著 芝麓山房稿 張德泰著

洞庭湖志十卷易拇十卷彈峯集十卷通書正本四卷西

漢八家文選八卷古禮拾遺二十四卷三史抉八卷四

書翼德六卷楚詞注解四卷 萬年醇著

尚書集註 張呈祥著 近梅亭記遊詩草 張希炆著

華容志 卷十四下 著述

一一五

研溪詩草 劉之沛著

清義錄 劉宗勝著

無味詩草 蕭韻著

平山詩鈔 宗步階著

穆山詩鈔 季維屏著

少白詩草 孫琪著

西域見聞記二卷塞上吟三卷 張克謙著

僅可齋詩集 張克謙著 今我道人詩集 秦宜達著

補梅軒詩草 蔡杰著 勉行堂書集 孫惟珩著

蕙圃詩稿 孫惟瑜著 春柳堂詩鈔 丁傳煜著

安楚堂詩鈔 熊紹庚著 天中閣詩草 劉惟善著

袁氏家範四卷 袁德敏著 摘韻便覽 趙炳圭著